

· 小品文选集之一 ·

看看他的灵魂深处

“沈陽日報”編輯部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小品文選集之一

看看他的靈魂深处

“沈陽日報”編輯部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看看他的灵魂深处

“沈陽日報”編輯部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軍裝街23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 1/32 • 3 1/4 印張 • 62,000字 印數：1—55,130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T 10090 • 20

定價（5）0.26元

前 言

这个集子里所收集的28篇小品文，都是从近二年來(1954年5月至1956年3月)的“沈陽日報”上选輯的。这些小品文，除了編輯部的同志寫的之外，不少都是各方面通訊員和小品文作者積極分子執筆寫作的，有的是真人真事，有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做了概括和藝術加工。这些小品文所批判的，就其內容來說，大体可分为四類：1. 批判經濟建設中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2. 揭露道德品質敗坏和在兒童教育中的一些不良傾向；3. 批判缺乏革命責任心等恶劣的作風；4. 批判喪失政治警惕性的自由主义者和麻痹思想等。

嚴格說來，这些小品文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还不够十分成熟。但是由于在这些小品文里及時地、較深刻地揭露了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思想及一些腐朽落后現象，因而，它們的实际效果，一般說來，是比較好的。

在編选成集之前，有一部分文章作了一些修改。但是，仍难免存在缺點和錯誤，希望讀者多多指正。

“沈陽日報”編輯部

1956年3月23日

目 錄

前 言

“多多益善”	王陸忠、聶建成 (1)
預算會議	于 立 (4)
設計師应当去看看	永 勝 (9)
關於落葉松樹皮的故事	平 凡 (11)
采買員還沒回來	章慶舟 (14)
緊守陳規的汪廠長	魯 柯 (19)
看看他的靈魂深处	盧 克 (23)
姚素蓮的“戀愛”日記	解 明 (26)
“跟誰學的?”	春 時 (31)
母親們的苦衷	盧 克 (33)
兩副面孔	宋德隆 (36)
“滿載而歸”	劉志林 (39)
張成的“積極”	盧 克 (41)
一場未結束的球賽	春 時 (46)
請看! 是誰在坐救護車?	經緯、忠藩、于立 (49)
損公肥私	盧 克 (51)
徐副廠長的“鄭州之行”	應春時 (55)

他們說這是“条件反射”	丰潤、解明 (59)
棉褲“变色”了	慶章、石硯 (63)
她給誰注射?	有榮、畢思來 (67)
在一个業務學習的日子	永 春 (69)
靠制度逼着節約的人	于 志 (74)
如此“支援”	李增俊 (76)
“研究研究”中医联合問題	于 立 (80)
皮領大衣和紅領巾	应春時 (83)
空喊“提高政治警惕”的人	魯 柯 (85)
關住你的“小廣播”	齐 音 (87)
警惕性那里去了?	白一羽、解明 (91)

“多多益善”

王蔭忠、聶建成

3月下旬，瀋陽變壓器廠設備科忽然接到一批搬子，在工具房門口堆的里外都是。大大小小足有1,000多把，其中大型搬子力气小的人都搬不動，工人看了有些莫名其妙。有的說：“這也許是預備‘五一’國際勞動節時每人拿一把游行！”有的人說俏皮話：“大概是設備科要改行——修理搬子。”管工具的同志也不知大批搬子由何而來，忙到科里去打听。王、孫兩位副科長乍一听還有點發楞，但接着也就恍然大悟了。

那是今年一月間的事。1月26日，設備科接到生產科的一個通知，大意是說：鑄造車間將要改建，將來軋鉄鑄件和鑄鋼件就沒法制造了，希望你科把要做的活在1月底以前提出個計劃；否則，以后再想做就不給做了（其實只是第3季度改建時不能生產）。設備科接到通知后，孫啓華副科長立即找本科的技術組研究，決定做一批搬子，并把設計各種搬子的任務交給了技術組的技術員，囑咐他設計的越快越好。

圖紙設計是由技術員張振恭最后修改完成的。但圖完之后，張振恭沒去找孫副科長研究，而是直接找該科的計劃組組長去了。沒找科長的原因，據說一則是因為時間緊迫，圖紙需要趕快發出去；但更主要的因為設備科的兩個副科長平時在工作上都有怕負責任的毛病，處理問題遲遲不作決定，做了決定又不肯蓋章。

而計劃組組長看到張振恭來談做搬子的事，也覺得這點事“沒什麼大不了的”，況且設備科的圖章又在自己手里，何必再“麻煩”科長呢？

但各種搬子究竟要做多少呢？這倒需要計算一番。“……咱設備科一共有5個保修組，一個大修組，40多種搬子每組都要各有1把，再加上工具房要儲備一部分……”張振恭和計劃組組長坐在屋子裏計算了半天，又想到這次做了將來不知什麼時候再做，於是最後便來了一個總的確定：做它1,740把！反正“多多益善”唄。

做搬子的事就是這樣確定的。這是一件很難叫人理解的事。孫副科長既然沒有和保修和大修人員商量，怎麼會知道他們只需要搬子呢？計劃組組長既然沒有同保修和大修人員商量，又沒有請示科長，怎麼會“計算”出需要那麼多呢？難道因為科長平時不夠負責、圖章在自己手里便可以無組織無紀律地擅作主張嗎？做搬子的圖紙是由技術員張振恭最後修改完成的，這項任務是科長交給他的，難道完成任務之後不應該向科長報告一聲嗎？……好啦，這些責任問題請他們自己來清算吧，我們還是來談談這些搬子的事吧！

做搬子的計劃接着便傳到生產科，生產科又原封不動地把任務下到車間。

鑄造車間工人為了在改建之前把這批搬子趕出來，干起活來非常緊張，光韌鉄就使用了1噸半，折合人民幣7千元左右。

現在搬子已經做出來了。設備科的兩個副科長一看做了這麼一大些，心里非常不平靜，他們預感到要受批評，於是都

主動向領導上提出檢討，而且都非常“虛心”。王副科長說：“这是我的責任，因為我是第一副科長……。”孫副科長說：“我沒審查，是我決定設計的，我要負主要責任……。”但誰也沒說出自己要負什麼樣的責任。

設備科做搬子的事很快轟動了全廠，工人在談論，監察室來查問，廣播站的人也來了解，顯然是掩蓋不住了，於是王副科長立刻召集本科保修組長開會。開會之初是說叫大家一同來研究如何作檢討的。

但開會之後，會議的目的很快就明確了。原來並不是什麼研究檢討，而是叫大家“根據需要”來“自報公議”領搬子，而且要按着搬子的種類一樣一樣地領回去。搬子一發放出去，就說明做的並不多，那麼事情不就云消霧散了嗎？

王副科長唯恐大家不領會“上級的意圖”，還首先做了一番“動員”。科長發言之後，各保修組組長交頭接耳地討論起來。討論了又討論，考慮了又考慮，但最後彙總起來的總需要量仍只有147把。王副科長看討論不得“結果”，不得不再進一步“提起注意”了：“現在你們若不計算好，將來搬子不夠用可不發啦！還有一條，今後卸床子上的螺絲，不允許你們再用扁錘！”科長雖然苦口婆心地連“動員”帶“說服”和作決定，可是這些組長們仍不“體貼”科長的“苦衷”，誰也沒吭聲。

組長們不願意多領也確實難怪，因為像十吋左右的鈎搬子、二吋以上的叉搬子，一年也用不了幾回，領回那麼多的搬子往那放啊！王副科長的“動員”當然也有他的“道理”，因為不常用的搬子和經常用的2分、3分、4分、5分搬子做的同樣多，大家不領走，豈不是叫科長丟人現眼！

分配搬子的會議是沒有開“成功”的，兩位副科長的“群眾路線”沒有走通，搬子只好放在工具房里積壓起來。有的工人說：“這真是長遠打算，到社會主義咱們也用不着再做搬子了！”

* * *

預 算 會 議

于 立

1954年12月27日上午，局里來了一個拿着手提包的人，這個人中等身材，長瘦臉盤，他是來參加會議的石主任，他所以提前到會，是因為局里今天要在會上討論他們的1955年事業費計劃指標問題。

石主任走出局里的計劃科，又到了局長室，出來進去心中很不平靜。他雖然知道局長一定會支持他伸手向國家要錢，但他又擔心會議上會有人反對。

局長自從到了局里以後，雖然對全局工作照顧的很差，但是，他却很會慷國家之慨來支持他自己負責領導的工作。因為這是他個人威信所在。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他的部下說：“你們干吧，誰有意見叫他找我來！”

石主任所訂的計劃原來是向國家要80億元（舊幣，下同），可是到了局長的手里，卻變成100億元了。這樣慷慨的局長，在討論事業費計劃指標的會議上，當然也不能吝嗇。石主任一心依靠局長的支持並不是偶然的。

石主任苦等了半天，計劃科張科長才宣布開會。局長從沙發上站了起來，給大家做了一番啓發誘導報告：“明年是我們國家開始執行五年計劃的第三個年度，國家對開支掌握的很緊，我們當然應該盡量在整體底下造我們的計劃指標……。不過……緊是緊，可是我們大家還得根據‘需要’和‘可能’來制訂我們的事業費計劃。需要不需要由我們掌握，可能不可能由上邊財政部門掌握，只要是‘需要’我們就請求國家投資，至于批准不批准那是上邊根據‘可能’來決定。”

局長越講勁頭越大，在屋子裡走來走去，一面用兩隻手不時地打着手勢，一面說：

“當然啦，要想完全滿足我們的‘需要’好像不可能，不過我們還是堅決要把‘需要’都報上去，一定讓上級去批！不然，萬一上級能批准，而我們沒有提出來，豈不是錯過了機會。……”

發表了這一大篇高論後，局長忽然感到疲倦了，他倒在沙發上，頭枕着沙發靠背，右腿高搭在左腿上，舉得比頭還高，兩只眼睛瞟着會場，觀察他的“高見”是否對大家有所“啓發”。

“局長，我提點意見好不好？”計劃科一位科員拋開掌握會議的張科長，直接向局長請求說。

這句話好像一個棒子打在局長的頭上，使局長臉上現出一幅氣惱的表情，手使勁搓着，瞥了這個人一眼，冷淡地說：

“啊——，好——吧，你提吧！”

“今年國家不給投資，我們不能強求；我的意見是應該從‘可能’方面多考慮一下！擴音器和麥克風都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一、二百人開會不用麥克風，說話也都能聽見。……”他為這個計劃往上級財政經濟委員會跑了好幾次，每次都是碰了

釘子回來。他所聽到的是：不能光考慮本單位的“需要”，要服從整體利益，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節約資金！這個道理他必須在會議上講出來。

“我們既要考慮‘需要’，更要考慮‘可能’，不然是对國家不負責任的！……”參加會議的王科長緊接着也提了一些意見，都是針對局長的“啓發誘導”報告而來的，好像局長的啓發對他們一點沒有起作用，難怪局長有些不快意了。

“時間不多了，理論問題不談它！”局長冷冷地說。接着把臉扭向石主任：“你談談‘需要’吧！”

石主任手拿着計劃單，慢聲慢語地說：

“明年要增加10台打字機，還要……”

“說清楚點！”局長說。

石主任放大了嗓門又重複一遍。

“是讓你說需要不需要！”局長更加不耐煩了。

“需要，一定要！”石主任挺着腰板說。

局長看見石主任的堅定態度，臉上才呈現出悅色。原來石主任只提增加5台打字機，是他——局長給改成10台的，他要在會議上考驗一下石主任的態度是否和他一樣堅定。

石主任緊接着又申訴理由：

“原有的打字機大部分都舊了，得換一換！麥克風增加不增加由局長決定，15瓦的擴音器可要增加30台。”

“15瓦的太小啦，我看還要增加一些100瓦的吧。”局長對100瓦的擴音器早就有了認識，去年秋天未等上級批准，他就買了10台。只可惜他今天光考慮到“需要”，連100瓦擴音器的作用都忘掉了。石主任急忙從旁解釋：

“樓房里的擴音器用不着100瓦的，有15瓦的就够用了。……当然啦，多買几台100瓦的預備着也好，有备無患嘛！另外，方才局長提到了，我們还需要修建宿舍，这用不着多少錢，有20億元就够了……”

“能修下來嗎？”局長顯然嫌他的部下不善于“寬打窄用”。

“不大离！”石主任好像有把握地說。

“不大离？恐怕不行吧！”局長自言自語地說。

“修什麼宿舍得20億元？”王科長莫名其妙的插問一句。

“需要修一座大樓，解决干部宿舍問題；好多人到現在还住在舊房子里，又窄又不方便，國家不拿錢修宿舍，簡直是忽視職工健康！……”

石主任充分申訴理由以后，做出这样一个結論：这些開支光靠自己的收入解决不了，國家必須給一大批投資。

財政部門來参加會議的一位同志緊接着發言了，他用算細賬的方法，批駁了石主任的“需要”和“國家必須給投資”的說法。原來几年來的開支証明，國家不投資是完全正確的。1953年國家根据这个局的請求撥給他們的40億元，局里分文未動，錢在銀行積压一年，此外，这个局还剩下13億元事業費沒有用。在1954年这个局要求國家事業投資，國家只照請求數字撥了一半，結果到10月間还有15億元沒用完。財政部門的意見要他們繳回去，他們却死把着不放。

这个同志介紹这些情况的時候，看了看这位局長。

这一下可打中了局長的要害，局長坐在那里有些不自然了。原來，当初就是他不同意把15億元交还國家的。

財政部門的同志又接着說下去：“这15億元到年底也用不

完，剩余的款項加上你們明年的收入，去掉你們的支出，還能剩十多億元。你們完全可以不用國家投資！”

石主任的“需要”被駁倒了，會議上一致提議削減計劃。可是，不管什麼樣的建設性意見，都引不起這位局長的興趣，因為他最關心的是怎樣找到“需要”，“需要”不僅是局長的面子和排場，而且局長的主張竟被推翻，豈不是個人的威信扫地麼？

大家正熱烈地討論着，局長却抱着電話耳機直勁吵嚷不放，會上的發言不止一次地被局長的吵嚷聲音打斷。

忽然，局長向會議發言：

“啊……不行了，我得走啦，今天下午1點鐘我有要緊事，你們開會吧。”局長像一陣旋風似地離開會場。他的嘴角上挂着一串冷笑，心里自鳴得意的想：“我不在，看你們能開出個什麼結果。”

由於局長的突然離去，使會議突然停頓下來。當會場上恢復了常態，崔科長提議修訂計劃的時候，石主任却理直氣壯地說：

“不能縮減，這是需要！需要！你們知道嗎？一定要增加！這個會開的真沒有意思！我要知道這樣，干脆都不來開會！”

* * *

設計師应当去看看

永 壽

过了南湖，离老远就看到工会干部学校的新校舍，挺高挺大的紅色樓房，看起來顯得滿不錯。但是該校校務科的一位同志，在向我介紹這座新建築物時却說：“國家投資100多億元（舊幣，下同）修了這個新校舍，有教室、禮堂、俱樂部、食堂……論設備也是應有盡有。可是別看我們新校舍錢花不少，就是有不少地方不大合用！”他一手拿出單據，一手撥拉起算盤，嘴里念着：“搬進來以後，修理廚房煙囪花300萬元，爐門100萬元，排氣孔1,000萬元……共計修理費就已經用了3千3百多萬元了。”

為啥新蓋的房子還花了這麼多修理費呢？我跟着這位同志在這座建築物里做了一次小小的旅行。

頭一個先到的是俱樂部。屋子不太大，總共不過100多平方公尺。屋子雖然不大，柱子可不少，在屋中間豎了6根磚柱子，每根都有兩個人環抱那樣粗。這一來，俱樂部顯得又小又黑，人在里面都顯得憋悶的很！校務科這位同志告訴我：據內行人講，這幾根大柱子如果去掉的話，屋子使用面積起碼可增加5分之1，而且一點不會影響建築物使用壽命，不知當初這位設計師在設計時怎樣想的，也可能是為了好看才硬添上這几根廢物吧。

從俱樂部出來走到廚房。這個廚房看起來可真不簡單，往樓上運飯菜都有特設的電梯，地面是水磨石的，溜光水滑。

炊事員李祥特意給介紹了一下：做飯時滿屋是烟和氣，水蒸氣出不去，滴滴答答從棚上下小雨，做飯的人只好披上麻袋戴上草帽；下邊因下水道不好使污水出不去，積水深的全沒腳脖子。烟和水蒸氣太大，來回端菜端飯就得大聲喊：來啦！來啦！別碰上！一不小心就要碰頭。校務科的同志指着排氣孔說：“就是這玩藝兒設計小了，我們已花了1,000多萬元修理，還沒有徹底解決得了！”

從廚房邁步上樓梯往樓上食堂走，剛走到樓梯拐角處，校務科的同志緊忙喊：“同志，同志，你哈下腰來！”這一下把我鬧楞住了，他解釋說：這個地方太矮了，你若不哈腰，就要碰破腦袋！一看可不是咋的，我這個子不算高，才1米6，可是走到這裡如果不低下半個腦袋就過不去。我想像着這位設計師可能個子比我還要矮的多！

到了食堂，又到了大禮堂，三樓、四樓走廊也去了，不少處灰已掉下來，五樓往平台去的地方，有10多平方公尺的灰已全部掉下，露出光禿禿的混凝土樓板。校務科的同志告訴我：“這是因為設計時沒有防寒層造成的！”

從屋子走出來到院子里，使我覺得奇怪的是，滲水井周圍都疊起了土圍子，我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前些天滲水井出槽了。為什麼滲水井會出槽呢？校務科的同志說：“我們這滲水井不但不滲水反而出水，樓上樓下600多名學員用廁所，大小便從樓上下水道往下來，因滲水井下不去，結果把井蓋給頂起來了，大小便流了滿院子，學員給這個樓起個名叫‘臭樓’。校務科只好動員公務員堆土圍子……。”

辭別了學校的同志準備往回走，走出門不遠，校務科一位

同志追出來喊着說：“還忘告訴你一樣，這個樓新安裝的套管井，可是沒有水，全校公務員天天為水犯愁，每天得到半里多地以外的地方去挑水；食堂10個炊事員一天要挑100多挑水……”停了一下他顯出惋惜的樣子說：“國家拿出這麼多錢投資，却被修成這樣，真是，不是太可惜了嗎？……”走在路上，我一边走一邊想：設計師為什麼給設計這個樣兒呢？應當請他來看看。

* * *

關於落葉松樹皮的故事

平 凡

如果你現在是坐在從沈陽發出的南行火車上，那麼一過沈陽南站，在鐵路旁邊，你就會看到一座像糧食囤那樣的龐然大物。也許你以為它就是糧食吧！但，朋友，你看錯了，這裡堆的不是糧食，而是86噸落葉松樹皮。這是地方國營沈陽市皮革裝具廠的財產，是他們打算用來“降低成本”的“措施”。

“既是這樣，為什麼要堆在鐵路旁邊任其風吹雨淋呢？”我想你是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的。那麼，好吧，讓我講一段故事——更確切地說是一段笑話——給你聽。

你聽說過烤膠這種東西吧！它是制革的主要原料之一，約占制革成本的21%。沈陽市皮革裝具廠經常要用這種東西。但從目前看來，我國所使用的烤膠大部分還是要靠由資